

荒凉河谷

罗石贤



罗石贤

荒凉河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“沅江九十九个滩，滩滩都是鬼门关。”凶野的沅江，荒蛮的河谷；强悍的纤夫水手，河码头卖身的“可怜女子”；千百年苦难残留下来的“群婚”陋习和粗野风俗，构成了一派浓郁的边荒情调。

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里，主人公们经历了无数苦难，生离死别，月换星移，酿成了一幕幕纠结不清的悲剧：一夜夫妻，四十年生死相恋；妓馆一宿，铸成终身痴情；大业未竟，却留下总结历史教训的遗言；鸳鸯重温，谁料妹妹顶替了姐姐……全书人物独特，悬念迭起，富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。在一连串曲折动人的故事中，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，他们执着地追求人的尊严和爱情的专一；揭示出我们古老民族的历史和人生的真谛。

责任编辑：彭沁阳 刘 焯

荒 凉 河 谷
HUANGLIANG HEGU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16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1\frac{3}{8}$ 插页 2

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

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0,400

书号 10019·4043

定价 1.85 元

目 次

第一章	乌鸦之歌	1
第二章	绿野天使	23
第三章	惊涛裂岸	47
第四章	生死恋情	71
第五章	超凡之爱	104
第六章	亲逾骨肉	136
第七章	相见时难	178
第八章	长歌当哭	207
第九章	雾遏航程	242
第十章	在希望中活着	276
第十一章	长歌续短歌	313
后 记		357

第一章 乌鸦之歌

一

在神奇的湘西，那四季常绿的山岭间，有一条曲曲折折的长河，象珙桐的叶脉，把自古闭塞的苗山瑶岭连结起来。这条千多里长的大河，便是我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歌吟过的、很有名气的沅江。“沅有芷兮澧有兰”，所谓“岸芷汀兰”，这是湘西古时特有的一种香草。这条沐浴着香草芬芳的沅江，发源在黔东南高原古夜郎国的云雾山界。开始，它象一位羞羞答答的少女，带着湿漉漉的雾雨山泉，在高原上踟蹰而行；但是，一当进入湘西的武陵山、雪峰山腹地，它便陡然变成了湘西人那样强悍不羁的硬汉；它一路被好客的苗家竹楼、瑶寨木屋里的烧酒灌得酩酊大醉，又象个失去自制力的酒疯子，磕磕碰碰，东奔西突，有声有色地呼啸着，一泻千里！于是，在它的脚底下，留下了无数的急流险滩。沅江上的纤夫谣唱道：“沅江九十九个滩，滩滩都是鬼门关。”

由常德经桃源上古辰州府，走水路，要经过几百里幽深的荒凉河谷。要经过几百里水急浪翻的险滩。如和尚念珠般接连不断的险滩中，数三十六里青娘滩滩头最长，水势最

凶，名声最大。远远望去，满河礁石，密密麻麻，如狰狞怪兽，似狼牙犬齿，想必女娲娘娘采集五彩石补天时，把冥顽不化的顽石，全都随手丢弃在这段河道中了。进了滩口的挡门岩，便是亡魂岩、尖刀岩、鬼脸岩、穿心岩、斗凶岩、索子岩、阎王岩、阴司岩……老天爷故意把阴司地狱、阎罗世界的种种惨相，令人惊骇地铺排到了这里，使这段江面显得极为阴森可怖。

青娘滩两岸，倒是青山耸翠，绿竹成荫，把江水都染成了墨绿色。在长滩的中部，北岸临水有一座青岩山，象根葱条，拔江而起，直插云霄。山头白云缭绕，山腰雾气氤氲，山脚的悬崖峭壁上，绿树掩映着红墙碧瓦，青藤盘绕着翘角飞檐。这里就是被传说神化了的歌奴峰、庙角山。山脚的古刹宫墙，便是传说中的歌奴庙与伏波宫了。

关于歌奴峰、歌奴庙的来历，有两种大相径庭的传说：

美的是神话：相传这里曾经有过一对恋人，一个在江南的壶头山上，一个在江北的庙角山上。由于他们之间隔着狂暴的千里沅江，被九十九滩中最凶险的青娘滩阻隔，他们的恋情浓得象酒，也无法相会一次。他们就那样相望着，唱着缠绵悱恻的恋歌——从年轻唱到年老，唱到白发象云絮一样飘拂，唱到他们的形骸变成两座屹立的岩峰……

丑的更接近现实：那是说早年间，这里有过一个昏庸无度的“土司”，他拥有苗家姑娘们的“初夜权”。那些美貌出众的“黛帕”^①，被他“享用”过后，就强迫留了下来。这些如

① “黛帕”，苗语：姑娘、阿姐之意。

花的“黛帕”，从此失去自由和爱情。在歌师和女巫的监视下，终日强颜为笑，含泪歌舞，沦为了最悲惨低贱的“歌奴”。

歌奴庙的歌堂里，曾经有过一幅对联：

庙貌壮河山 想见歌奴今犹在
江声吟日夜 往来游客总相思

如今的歌奴庙、伏波宫，早已被风雨剥蚀，庙貌全非。尽管这里山石诡奇，风景如画，但有青娘滩阻隔，舟楫不便，交通闭塞，很少有闲人光顾。伏波宫断了香火，宫门长锁，院内荒草萋萋，蕨蒿没径，成了狐兔的天地。歌奴庙更是名存实亡，歌堂歌台全坍塌了，仅剩下一横三开间的青砖木板屋。砖屋宅子里倒是单家独户住着一个老人，一个女孩。老人伛腰驼背，有六十多岁。女孩十六、七岁，好象专为衬托那满手满脸皱纹纵横的老人似的，这女孩象刚出泥的嫩藕，长得白净、鲜嫩，美貌如玉。在这荒凉寂寞的地方，有这么一对奇怪的老人和女孩，引得闯青娘滩“吃水上饭”的船家后生，产生强烈的好奇与兴趣，激发他们漫无边际的遐思及痴想……

难忘的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，神州大地处处煮钢炼铁，大放卫星。在这条江上却是炮声隆隆，岩石迸飞，黑烟滚滚。千里炸礁，疏浚河道，加上“机化改船”，祖祖辈辈象牛马般背船上滩的纤夫，总算暂时抛弃了浸透汗水的“缆巴”。唯有青娘滩情况特殊，威力最大的黄色炸药，也似乎奈何不了这里的满河顽石。最后剩下三处“铁门坎”，连“机

化”了的火轮也只能“望滩兴叹”，就是冲不上去。聪明人安装了三条绞船，用粗笨的绞船替代了背纤夫。三处绞船，由下而上，名曰一绞、二绞、三绞。绞船象这条江的上游随处可见的筒车，粗蛮而又古朴。用粗厚柞木板打造的筒车式叶轮，由钢轴、齿轮连接在木船上，左右成对。木船锐头钝尾，舱鼓篷高，象童话世界里的小木屋，用铁链固死在礁石上。“木屋”的下端，从传动轮“吐”出一根又粗又长的纤缆。下游抢滩的船来了，控制叶轮的升降杆一拨拉，叶轮被水流推动，纤缆便拉着船儿摇摇晃晃，仿佛喝醉了酒似的冲上滩来了。

住在歌奴庙宅子里的老人，是在沅江上背了大半辈子缆巴的老纤夫。如今他享“大跃进”的福，安安稳稳看守着阎王岩上的“三绞”绞船。老人年轻的时候，在纤行里是一呼百诺的强将，就是在江岸的大小码头口岸上，也是大名鼎鼎的好汉。虽说人们早淡忘了他的盛名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他有些懊恼，有点不服气，但是对看守绞船，却是无时无刻不忠于他的职守。倘若下面抢滩的船只来了，不老老实实拴住那根拖在水里的纤缆，他就会站在“木屋”的尾艄上，呼船喊渡般地大叫：

“喂——！驾船的老哥，把缆子拴上！”

如果对方不听忠告，藐视他的权威，他就会以“咒骂”的方式，发泄他的善意：

“哎——你这只江猪，想找死吗？！”

“快快给老子把缆子拴上！”

“冒失鬼！你不晓得阎王岩，自古以来吞吃过多少船排吗？！”

甚至，老家伙还会抖出当年的威风，不干不净地骂你祖宗八辈子！

船老大服服帖帖把缆拴上，不会计较他的粗言秽语：因为老家伙原本是纤夫。

上游的木排竹筏下来了，他又挥着可以当作“指挥棒”的又粗又长的罗汉竹脑烟筒，俨然象个领航员不停地指点排头工、老艄工：

“喂喂，你抢头漕呵！”

“喂喂，艄子扳猛点，避过‘开花水’！”

“饭桶！你就要‘张头’……”

经常发生的险情是：那些冒冒失失的年轻后生，来到阎王岩，如若那女孩子刚好也在绞船上，或者正从那高高的歌奴庙山崖上走下来，这些冒失鬼就会忘了看水，撑篙，扳艄，以至把木排撑到了河滩上，竹筏挂住了礁石……这时候，老纤夫反而会“幸灾乐祸”地呵呵大笑，挖苦那些年轻后生：“鬼崽！眼睛要想‘打野’，先去东洋大海长三年见识……”

老人笑骂归笑骂，但从不顾惜他的力气。即使是十冬腊月，滴水成冰，他衣裤褂子一脱，赤条条象没鳞没甲的蛟龙，跳进水里，去帮大梦方醒的后生家，把撑到滩上，挂死礁山上的排筏弄活，好让他们重新上路。

老人从水里爬出来，通身冻得象紫茄子，牙巴骨磕得象咬“爆花米”。女孩心疼地把衣服递过去，嘀嘀咕咕将脸往一

边稍微撇撇，只有好心的埋怨，却从不避羞丑。大概这是“吃水上饭”的人家，早就习惯了的吧。相形之下，在某些方面老人比女孩显得小气。那些刚刚死里逃生的后生家，要是死皮赖脸用鹰嘴船篙搭住绞船，罗罗嗦嗦向老纤夫说些感恩戴德的话，借此机会还想跟女孩东拉西扯，调调口味：

“小姐子，讨个烟火吧！”

“我的姑奶奶，长得多甜……”

这时候——也只有这时候，老家伙才真正冒火了。“狗日的，给你火！火！火！……”实际上，这时节他满腔怒火点得燃灯。他举起船篙，朝小伙子们的排筏上戳去——他的船篙有千钧之力，只要一触到排筏，最有本事的后生家，也稳不住“桩子”。木排竹筏象脱缰的野马，向下游的急流险滩冲去。他们只得把自己的好运气，托付上天。在吓得呼爹叫妈的同时，还不停地在心里叨咕：“这老家伙，不吃蕪子菜，哪来那么大的火气？”他们当然不会责备自己“别有用心”。

往往从这里开始，绞船上的古怪老人，老人身边那个漂亮非凡的女孩，就会成为船家排客一路上的话题。上下走出几十里，话题还不会冷火：

“噫，在鬼都不拉屎的山旮旯，哪里冒出个画人儿？是歌奴仙子？”

老资格的弄船人——即便是那些经常从大口岸给老纤夫带点“家货”，借故把船“滞”在那儿跟老纤夫斗火抽烟，共

壶喝酒的老船客，如今也说不清，老家伙何以“养”出这么个标标致致的女孩。按辈分，女孩无疑是他的孙女。可是，女孩父母是谁？老家伙的儿女又在哪里？他年轻时虽说在常德有过一个“相好”，但谁都知道，经过“沦陷”前那场日本鬼子的大轰炸，已经四十年杳无音讯了。有人赌咒说：女孩跟四十年前那个“相好”长得一模一样。他们据此编造出新的“聊斋”和神话：说女孩是那位漂亮的“相好”投胎转世，或者说老纤夫一辈子修善行好，又长住歌奴庙，他念念不忘年轻时有过的“旧情”，感动了歌奴庙里那一对歌仙，特地给他送来这个女孩做伴……当然，这都是无稽之谈。正经的老辈子，注重“社会效果”，决不给年轻人谈这些风流韵事。他们能够讲讲的：是老纤夫年轻时唱得出类拔萃的纤夫歌，还有那闻名千里，受人崇拜的“金乌鸦”外号的来历。

二

青娘滩这地方，自古是“五溪”、“五苗”^①之地。过了桃花源的“秦人古洞”，往里走，两岸层峦迭嶂，峡谷幽冥，数百里不见炊烟。青娘滩深锁在与世隔绝的荒凉河谷，比“世外桃源”更加“世外”，比“秦人古洞”洞穴更深。两千年前的楚大夫屈原，被放逐到这里，见到的是“披荆棘兮挂藤萝”的山鬼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妹妹朱仕芳，下嫁给湘西崇山

① 五溪指沅水五条支流：沅、澧、酉、沅、辰五溪；五苗指苗族五个支脉，大都以妇女头帕颜色区分：为红、花、蓝、白、黑。

卫指挥使杨二，她后来向皇兄哀叹说：“乌沉乌沉不见天，通油不通盐，通水不通船。”东汉名将马伏波来这里平“五溪蛮”，船到青娘滩，结果没有能上去。史书上说“水疾船不得上，士卒多瘁死”，马将军也病死在这里。民间传说他不是病死，而是为了同苗人土司搞“和谈”，误喝鸩酒中毒而死。主将死后的第二天，按协议苗寨土司要来汉家营帐正式签订和约。部将们担心狡狴的土司得知马将军死了的消息，便会动摇在和约上签字的决心。于是，在营帐前搭一高台，置一主将的虎皮太师椅，让马伏波的遗体仍坐在太师椅上，做出捧读兵书之状。土司见状，果然被马将军的虎气神威镇住了，乖乖地在和约上签了字。这才有后来“溪州铜柱”的铭文垂世，颂扬民族之间的团结，友爱，太平相处……

各民族的老百姓，其实都是厌恶“讨伐”，酷爱“和平共处”的。后人为马将军在庙角山建造伏波宫，就是一大证明。那里虽说香火不旺，但过往的船家排客，总不忘用猪头、雄鸡，血酒祭奠他。在伏波宫外的岩礅下，有一块桌面大小的岩板，名叫“鸡血石”，多少年代以来，那里总竖着一把杀鸡用的刀子。据说红玛瑙一样的“鸡血石”，就是被长年累月涓涓不绝的鸡血染红的。饱吃了猪头，饱饮了雄鸡血酒的马将军因此大受感动，他同情和怜悯在青娘滩头九死一生的驾船人，于是差遣七千“瘁死”的将士，变成七千红脚红嘴乌鸦，在青娘滩上护送随时都有船覆人亡危险的船只过滩。

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，青娘滩河谷便真的出现了成千

上万的乌鸦。人们便真正相信：在青娘滩要免于一死，只有遮天蔽日而来的红脚红嘴乌鸦，能够护送船只安全闯险。到了滩口，船主人就把事先捏成团的三斤米饭，备置的糕饼，朝吱吱呀呀飞来的乌鸦抛去。船在险滩上蹒跚而行，乌鸦在头顶随着船队翩翩翻飞。赶来就食和“护航”的乌鸦越来越多了。河的上空，盘旋着黑色的“乌云”；河水咆哮，乌鸦哀鸣，船在波涛中颤栗，纤夫水手在绝望地歌呼呐喊！直到桡桡一样的船只驶出“阴司岩”，过了青娘滩，船主家、水手和纤夫，这才透出一口长气，一齐跪倒在船头上，岩岸上，向渐渐飞离的乌鸦磕头长拜。

这是一幅多么悲壮雄奇的图画啊！它使人想起我们的祖先——原始人同严酷的大自然的搏斗，他们勇敢、虔诚而又迷信。乌鸦在外地是不吉利的象征，在沅江上却成了船家崇拜的神物。到了清朝年间，有个矮矮个子的乾城船老板，颇有点“造反”气概。船过青娘滩，乌鸦照旧飞来啄食，他恶狠狠举起船篙，把个乌鸦打死，弃尸在波涛中。结果，他栽了大跟头，祖传的三条白木梆子船，先后都在青娘滩翻沉，撞个粉碎。受过神祇的惩罚，他顿然悔悟，回到乾城，把全部家产变卖，打造了一只“金乌鸦”，送到伏波宫供在神案上，他自己“剃度”出家做和尚去了。这就在小小乌鸦的头顶，更增加了一圈灵光。虽说金乌鸦后来被庙主偷换成铜乌鸦，到了民国初年，铜乌鸦又被木乌鸦代替。伏波宫里挂过一幅“官清仕吏瘦，神灵庙主肥”的对联进行讽刺，但是，在“吃水上饭”的纤夫、水手和船主家的心目中，“金乌

鸦”是偷不走的。“金乌鸦”已经成为给他们带来平安和幸福的偶像。

知道了上面这些情况，你才会懂得守绞船的古怪老人，年轻时获得“金乌鸦”的称号，是多么尊贵，多么不简单。

老人本名米春山，人呼米山郎，祖居辰溪和麻阳搭界的九老洞。那地方，地无三尺平，土无半寸深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“五行”里头单单缺一个“土”，却多了一个“岩”。满目青灰紫石的岩头山岭，没有几块水田坡土可以耕种；那些长得象岩头一般结实硬棒的男子汉，自古来不是“吃粮”当兵，做镖师土匪，就是下河背纤。“辰溪号子麻阳纤”，麻阳人背纤打架最厉害，但喊号子唱纤夫歌，却又是辰溪人的拿手戏。米山郎大概祖坟贯气，麻阳人的力气，辰溪人的嗓子，他兼而有之。

那年他刚满十六岁，父亲突然遭难——在辰州滩虎背崖摔死了。父亲什么也没留下，就留下一根浸透祖辈血汗的缆巴。母亲痴呆地站在河岸上，瞅着夺去了亲人的“暴花水”，枯干的眼里没有了一滴眼泪。她木木地用哭哑了的嗓子，呻吟地哼着每次跟父亲仓促分手时唱的悲苦的《分离歌》……

按照纤行的惯例，当着“走了的”祭过河神，祭过缆巴，这根又一次浸透血泪的“绳索”，“优先”传给他这个独子了。他拜别母亲，走过父亲摔下去的危崖，跟着那长长的呻吟歌呼的队伍，向辰州滩的上游走去。而母亲，继续呜呜咽咽地哼着那“皇天无眼”的歌，沿着父亲走过的纤夫路，去沿江乞

讨，为父亲收回他的“脚印”，唤回他那飘游的孤魂。母亲在这条漫长的河流上，整整乞讨了三年。她的鞋底磨穿了，穿着草鞋；在冰天雪地里，她的膝盖上包着一块棕皮，经常跪在辰州滩的虎背崖下，跪在青娘滩的伏波宫前，向来往的船主家乞讨，向纤夫水手化缘。整整三年，母亲竟攒集了一笔钱，她没有把这笔钱交给儿子成家，而是拿到辰溪的铁匠铺里，请他们打了一副三丈七尺长的铁链；她又花钱请石匠，把这副铁链架设在辰州滩虎背崖，那一段父亲摔下去的最危险的峭壁上。为了丈夫，为了儿子，也为了后来所有要攀沿虎背崖的纤夫，她花了整整三年，用了一千多个破碎的日子和破碎的心，终于成就了又一条“寡妇链”！就在“寡妇链”落成的那一天，为了完成一个贞节烈性寡妇最后的义务，她心满意足地从虎背岩上，跳入了滚滚波涛……

听说辰州溪虎背崖的“寡妇链”就要落成，正在背上水纤的米山郎日夜兼程地赶来。可是，迟了，母亲已经追随父亲走了，去黄泉路上相会了。这几乎是那些所有成了家的纤夫的妻子，天经地义的唯一最圆满的归宿，他的眼泪只能默默地往肚子里流……

他已经攀爬过沅江上多少条“寡妇链”啊，但他至死也怕过辰州溪的虎背崖，他宁肯在虎背崖摔死一千次，也不敢攀附那一节节铁链。那铁链是母亲的骨，母亲的筋，母亲的肉啊……

米山郎被被誉为“金乌鸦”，受到人们尊敬，除了他非凡

的体力与歌呼，还因为他继承了母亲的德行。青娘滩滩口的岩壁上，镂刻着两行斗大的字：“愿人常行好，船到此方知。”这成了他为人处世的“格言”。在沿江的水码头、大口岸，几乎任何地方都有受到过他的救助与帮扶的纤夫、水手、乞丐和“可怜女子”。就连常德街上那些脚登生牛皮盘云靴，钱褡裢沉甸甸、塞满银元的船老板，也把他当作降福添财的善财菩萨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在纤行里找到“金乌鸦”做纤夫领班——背头缆，本来要五十个纤手的大船，有四十个也就够了。“金乌鸦”的纤夫歌，照例可以顶得十个纤手。

背纤不能光凭死力气，纤手再多也怕过青娘滩。在那三十六里与死神搏斗的险滩上，不是单凭纤夫水手的力气和人多可以轻易取胜的。“头缆阎王二缆官”，到了青娘滩头，背头缆的人便成了决定一船人生死的“阎王”。他必须根据满河礁石的走向、布局；河水的涨落、缓急；漩涡的大小、泡沫；洄纹的颜色深浅，作出判断。甚至还要象乐队指挥那样，用耳朵去捕捉风水大浪合奏中稍有变化的每一个音响，谛听紧绷欲炸的桅索缆绳弹拨出来的每一个乐句、和弦，以及喳喳刺耳的“巴音”；要象追捕最凶猛狡诈的兽物的猎人那样，用眼睛去察看，用心去感受可能潜藏的每一丝危险的征候……随机应变地决定船头方向，用头缆控制全'缆，用歌呼指挥纤夫的脚步，橹手的橹板，艄公的舵把；在生死系于千钧一发之际，他长啸一声，必定惊天地泣鬼神，把纤夫水手的每一根神经都振奋起来，每一块筋肉都调动起来，

把船从地狱之门拉了出去，把人和财富从阎王的眼皮底下拉了出来！

“金乌鸦”的歌呼，就是这样一种叫船老板放心，受到纤夫橹手称颂的福音……

三

如今，“金乌鸦”的纤夫歌已成绝唱。棺材板子一样的绞船，窒息了他的歌声。他再也不会背着缆巴，沿着坎坷不平的纤夫路去呐喊歌吟！再也不会去省城、北京的舞台上登台演唱了！现在，他的目光还象老鹰般的锐敏。倘若透过雾雨般的浪花，死死盯住某一点——不管是旋转的漩涡，还是奔泻的急流，他那被青娘滩的江涛震麻木了的耳膜，就会突然灵敏起来，结了茧子的喉头，也会象小蛇般地轻轻蠕动。他仿佛蓦然听到熟悉的、从“望乡台”、从“寡妇链”、从九十九滩的每一个险要之处，腾起的歌呼号子声：

呀哩嗨哦！火哟哩嗨呀！
拉呀哩嗨佐！拉哟哩嗨佐！
拉河亡命水哪！嗨呀！
要命就一纤哪！嘿佐！
背起千山转罗！嘿哟！
背出鬼门关哪！嗨佐！